

异恋

こい

李恩清 译

著

小池真理子

Koike Mariko

Koi

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京时代华文书局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李恩清 译

异恋 こ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恋 / (日) 小池真理子著; 李恩清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5
ISBN 978-7-80769-644-5

I. ①异… II. ①小…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328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1015

异恋

著 者 | [日] 小池真理子

译 者 | 李恩清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统筹监制 | 王 水

选题策划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 水 黄思远

装帧设计 | 高 熹

责任印制 | 刘 银 警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0316-36507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40×1110mm 1/32

印 张 | 12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644-5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小池真理子：擅写情欲的日本女作家

说到当今日本的女性推理作家，小池真理子绝对是无法避开不谈的一位。她和宫部美幸、恩田陆等人一样，是著名的多产作家，她的创作量十分惊人，总数已超过 100 部之多。其作品涉及推理、恐怖、言情、幻想、冒险等各个方面，获得过直木奖、岛清恋爱文学奖、柴田炼三郎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小池真理子 1952 年生于东京，从官城县第三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成蹊大学攻读文学系英美文学专业，在这期间曾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以职业作家为人生理想。毕业后，她在大学附近的某出版社担任编辑和自由采访记者。不到两年，她自觉实际工作与自己的志向相去甚远而毅然辞职。失业后的她，应数家出版社邀请，从事与图书相关的宣传企划工作。1978 年，她策划并主笔的专栏《智慧的坏女人》（知的悪女のすすめ）大受好评，使她一跃成为出版媒体的宠儿。不过，由于两方面原因，小池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心

存芥蒂、略带反感：首先是在家庭方面，可能是《智慧的坏女人》的内容太过前卫大胆，据说她父亲在读完之后一度休克；另一方面是在她尴尬的经历上，在从事企划工作之前，她因为长相清新脱俗而被建议去拍摄裸体写真集。因此，在成为职业小说家后，小池真理子始终表现得很低调，大概是基于上述两点而不太习惯面对媒体，总是远离各种采访，只接受《达·芬奇》等少数几个日本文艺杂志的邀约访谈。

小池真理子的转变，是发生在与著名影片《转转》(転々)的原著作者藤田宜永结婚之后。众所周知，日本推理界的“夫妻档”作家很多，比如绫辻行人与小野不由美、贯井德郎与加纳朋子、折原一与新津清美等。小池真理子与藤田宜永同样如此，藤田宜永在创作冒险小说和恋爱小说上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两人甚至还曾入围同一届直木奖。当然，与上述那三对“夫妻档”作家不同的是，小池真理子与藤田宜永的名声并不在推理方面，而是在刻画男女心理和描绘欲恋纯爱的言情小说上。两人的直木奖获奖作便都是这样的作品(分别为小池真理子的《异恋》和藤田宜永的《爱的领域》)。

小池真理子在文学上深受唯美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影响，这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因此她的小说语言考究、格调凄美，三岛式的文风随处可见，2002年出版的《狂王之庭》更是被贴上了“女性的三岛杰作”的标签。总的来说，读小池的作品，就像是在观赏一部部精彩的电影，时而情节紧张刺激、悬念迭起，时而舒缓温馨、给人美的享受。小池真理子也曾和自己的丈夫合作出版过很多书，所讨论的议题触及婚姻家庭、文学创作、生活格调等方方面面，实在是令人羨

慕的一对作家。

浅谈一下小池真理子的推理创作。1985年，她先是发表《第三个星期三的情事》（第三水曜日の情事）正式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尔后发表生平首部长篇推理小说《不能从你的身边逃走》（あなたから逃れられない），作品以崭新的笔法深刻描述了人物的心理层面，令读者感同身受，由此开始受到推理界注目。1989年的获奖作品《妻子的密友们》（妻の女友達），虽然没有侦探角色登场，也没有注重“推理性”，但在动机的设计上却很见功力，使人信服。同时期的《沉默的杀意》（殺意の爪）也是一部推理作品，小说将不可思议的犯罪与人性的情欲挂钩，最终导致其作品的主旨不免与过去的作品有雷同，但小池真理子在人物刻画上则优点突出，既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冷酷甚至黑暗的一面，又反映出美好的一面，特别是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执著追求，读起来会产生一种有如慢性药物缓缓奏效般的回味无穷之感。她描写女性在情欲上的心理挣扎，有官能性的描写却不低俗。对于男人和女人、心灵和肉体、失落和拥有、死亡和升华这些常见的主题，她写起来都游刃有余、新意频出，能为男女间纷乱的情感纠葛理出头绪，找到安身立命的出口。她尤其擅长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的描述、温润的笔触，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感受，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和氛围。她的作品所触及的不只是单凭敏锐的观察力区分的“善与恶”、“正常与疯狂”，而是深埋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恐惧。

以上所有这些写作特点都集中体现在她的代表作《异恋》上。起初该作虽然是被当作推理小说推出，但作者却一

再强调“当时只是想写出自己最满意的、死了都没有遗憾的实力之作，完全没有思考是否该学习松本清张等前辈的风格来特意创作推理小说，怎么看这都只是一本常见的大众小说”。《异恋》讲的是杂志社编辑鸟饲在机缘巧合下发现了一篇浅间山庄所在的轻井泽别墅区中一桩女大学生杀人案的报道，因为同时发生的浅间山庄挟持人质事件轰动全国而使得这桩杀人案的报道被无声地淹没了。出于好奇心，鸟饲决定去采访事件的当事人矢野布美子，写出关于她的故事。矢野布美子犯下杀人罪时才22岁，鸟饲找到她时她已经是46岁的中年妇人了。起初布美子完全不愿意谈论当年发生的事，后得知自己将因病不久于人世，才开始对鸟饲透露事件的点点滴滴。当年的布美子因为打工的关系认识了英文系副教授片濑信太郎与他的妻子二阶堂雏子。片濑为了翻译情色小说《玫瑰之屋》，找布美子来担任助手，布美子深深被其吸引，最终卷入到之后的错乱悲剧之中。

《异恋》与《无伴奏》《欲望》等作品一样，有着极其类似的氛围，故事里的主角们有着各自的秘密，并怀着禁忌的隐私生活着，然而秘密与禁忌的压力渐渐使他们无法喘息，他们以为可以逃脱并获得救赎，但却在宿命的悲剧之下最终崩溃。

综上所述，情欲犯罪小说家这个称谓，或许是最适合小池真理子的标签吧。

天蝎小猪

无论如何只要行动，都至少比无所作为要好。

——R.B. 休厄尔《悲剧的探究》

序 曲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在仙台市的一家天主教教堂里，举行了矢野布美子的葬礼。

这是一场出席人数很少，很冷清的葬礼。教堂正面的灵柩旁，只放着一只插着白玫瑰的花瓶。不知是花的数量太少，抑或是花瓶太大，稀疏的花束显得格外凄凉。

教堂面向车辆络绎不绝的广濑大道。半夜开始下起来的雨直到早上都没停，葬礼开始时，雨声一下子又强了起来。教堂的薄门外，汽车驶过时轮胎溅起的水花声响个不停。

身材瘦削的神父低头读着《圣经》。教堂内的背景音乐是巴赫低缓的《马太受难曲》。这是布美子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之一，向布美子亲属指明播放《马太受难曲》的人是岛饲三津彦。

岛饲坐得离身穿丧服的亲属远一些。参加葬礼的人除岛饲外只来了十二位，有布美子年迈的双亲，她的妹妹和妹夫，还有像是布美子侄女的女孩子，和布美子出狱后曾长期工作

过的咖喱店老板夫妇俩。岛饲只认识这几位，剩下的五位好像尽是布美子的远房亲戚。

在被放大的遗像中，布美子明快地微笑着。她笑得那么的纯真无邪，然而，“尽管如此，用这样的遗像也太不谨慎了”，“曾经杀过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笑容”，不时传出布美子亲戚们的闲言碎语。葬礼前，因这没有来由的遗像反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岛饲又从重新端详起了遗像。布美子眯着眼，身体微微倾斜地笑着，完全无法想象是曾因杀人罪服役十年的人的笑容。更不能想到会是临死前重病患者的容貌。比岛饲年长一岁，当时四十五岁的布美子，远远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接受并肯定曾经的一切过往，天真烂漫地笑着的布美子，好像是童女形状的圆头木雕，又像是田野边随处可见的守路仙女。

布美子得知患有癌症是在前年的秋天，子宫癌。在这之前，尽管腰或是下腹部疼痛不已，布美子也不曾去医院接受检查，每次疼痛仅服下止疼药便不再管它。

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疼痛，只得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月中旬。癌细胞向内脏各处转移，到了无力回天的程度。

布美子希望能详细了解自己的病情。软磨硬泡后，她从医生处得知可能还有四五个月的生命，随即便处理了所有家具，很快搬离了住了很久的公寓。紧接着，又从银行取出所有储蓄放入医院，作为治疗费用和住院费用，仿佛已经做好

了死后的所有清算准备。随后又从一直住着的多人病房转移到单人病房，原因是不希望同病房的患者看到病人膏肓的自己。

对岛饲来说，布美子搬到单人病房是件好事，因为他刚好打算以矢野布美子曾犯下的罪为题材写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在多人病房采访总是不得不考虑同屋患者的感受，所以很难能从她口中打探到更多的内幕。而此时，他既没有能自掏腰包让布美子搬入单人病房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与布美子建立那么深的交情。

二月下旬，像往常一样岛饲前来探病，布美子很罕见地坐了起来，突然请求岛饲，“请给我拍张照片吧。”与往日不同，布美子脸色红润，眼神饱满有力，岛饲不禁惊讶不已。

那时候的布美子病情开始加重，岛饲好不容易来探病，却常常无功而返。

“今天不知怎么了，好像重新活过来似的心情很好呢。您能为我拍一张照片吗？”

“是为了纪念什么的照片吗？”

岛饲笑着询问，布美子却用回避的眼神回答，“最后的照片。”

“最后的照片一定要好好拍一张呢。我自己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岛饲马上明白，她是想拍下葬礼时的遗像。面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的岛饲，布美子深深地低下头，“实在是拜托您了。照片拍好后，今天一直到半夜，不，直到明早我都能告诉您我所有的故事。”

岛饲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也许就永远听不到布美子的经历了。在这之前布美子断断续续的自述，总要看当天的身体状况，时而得到要领，时而不行。有时在讲话过程中，突然情况恶化，护士来回照顾的次数也不止一两次了。

碎片状的故事内容，即便是过后尽力组织也经常联系不起来。布美子自己也是，曾经很清楚记得的事情与印象模糊的片段在记忆中混乱成一团，说出口的事情第二天却改口说记错了，然而到了下一天，又纠正说前一天讲的没错。再加上她掌握不好和听者之间的距离，情绪一激动便无法停止地重复同样的话。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也要更认真地引导对方讲故事，但毕竟面对的是临近死期的重病患者，有时一次能说上半个小时，然而一旦身体状况变差，一天仅仅能聊五分钟，再接下来可能要再等一周才能见面。面对这样无法预测未来的光景，岛饲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此时的岛饲仍自居为纪实文学作家。记录矢野布美子的犯罪经历，虽然也许是个巨大的赌注，但说不定能让身为无名作家的自己延续创作生涯，还可能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想到这里，岛饲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如果正如医生所言，布美子最多只能撑到樱花盛开的季节，采访的事应该尽快向前推进。要是真能争取到更多时间聊出故事的全部，为她拍照不过是举手之劳。岛饲立即飞奔出医院，在旁边的照相馆买了价格合适的相机，两卷二十四张的彩色胶卷，又急匆匆地返回到布美子的病房。

布美子将稍有凌乱、夹杂了些许白色的头发编成三股搭

在肩上，又对着镜子给嘴唇上了些许红色。前一天，东京很少见地下了大雪。阳光映着路面的白雪，透过玻璃窗洒满整个房间。岛饲细心地调整好可以不反光的相机角度，慢慢将镜头对准了布美子。

“本想抹一点粉底的，”布美子不好意思地说道，“很不巧，我手头上现在没有。”

“已经很漂亮了。”岛饲一边说着恭维的话，一边冷静地想着，今天可是决定胜负的一天。如果今天不能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我这本书肯定写不出来了。此时的岛饲丝毫也不觉得自己不够谨慎。倘若被这小小的感情所左右，定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同时，失去客观的视角，总是不断地同情采访对象，也不可能写成像样的稿子。

他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不要显出功利之心，一边快速地按下了快门。清脆的快门声响彻整个病房。

几天后，岛饲把洗好的照片拿给布美子选看，其中一张她非常喜欢。“我死后，请用这张作为遗像。”布美子请求道，“因为那张照片很像曾经的自己。”

岛饲请认识的摄影师做了一点模糊处理，虚化了布美子的睡衣领口等部分。照片处理得很成功，成品很像过去的艺人肖像照。不过也可以说，即便人到中年，布美子也因病变得消瘦衰弱，却依旧风韵犹存。

话虽如此，但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岛饲并没有对布美子产生异性的感觉。简直可以说，他对布美子一次也没产生过类似的感情。这无关布美子的相貌或是年龄，也无关布美子自身的气质。布美子对于岛饲来说，仅仅是写作上的题材，

能提供给他难得的激动人心的题目而已。

他最终发现布美子作为女人的真正魅力，并感受她多姿的美丽，是在拍照结束，一直持续到深夜听完布美子的全部故事之后。

献花的时候到了。布美子的双亲和妹妹妹夫站起来，手持一圈玫瑰走向祭坛。她的父亲看上去应该大概有七十岁，而她的母亲却好像九十岁的老太婆。母亲得知女儿被逮捕后，一直病痛缠身，每日躲在家中，变成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布美子的父母和妹妹妹夫献过玫瑰花后，向灵柩内望去。她的母亲痛哭不止，瘫坐在了地上。妹妹和妹夫抱起母亲，母亲好像断了线的吊线人偶被摆弄着。

其他的来宾也都站了起来，岛饲也站起身来。教堂外面一辆重型卡车呼啸而过，发出的轰鸣声和溅起的水花声瞬间淹没了屋内流淌的《马太受难曲》。

岛饲三津彦第一次看到矢野布美子的名字，是在两年前。

那时，一位面向年轻读者的月刊的编辑请求岛饲撰写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的稿子。编辑方面希望能向现代的年轻读者以文摘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浅间山庄事件的经过。

如果只是写一些事件的故事概要的话，也用不着自己来写吧，岛饲当时觉得很无聊甚至有点生气。虽然作为纪实文学作家至今未得到任何奖项，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有一定资历并且得到了大家认可的作家。若是没有得到妥善的对待，他完

全是可以拒绝这个工作的。毕竟他自认为还没有沦落到因为不写这篇稿子就被人在背后议论纷纷的地步。

不过，他与请他写稿的编辑有着长年的交情，对方既然已经低头请求，看在老熟人的分上，也不好回绝。

他已经在自己家中收集了不少浅间山庄事件的资料，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采访。又想到估计两三天便能完成稿件，就勉强接受了这个工作。

原定的交稿日渐渐逼近，他想当然地把书房的资料摊放在书桌上。但不知怎的，本以为浅间山庄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应该在搜集好的简报本里，可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本来就不擅长整理书柜，再加上多次搬家，可能是丢在什么地方了吧。又或者是不小心跟其他没用的东西一起扔掉了也说不定。

浅间山庄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轻井泽。轻井泽的当地报纸——《信浓每日新闻》的报道对撰写这篇不起眼的文章尤为重要。岛饲也问了问妻子是否见过相关的报道，妻子有点不耐烦地回答说，“一点也不清楚。”因为要照顾两个仅相差一岁又都在上中学的女儿，妻子对岛饲的工作完全不关心。

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在其他报社长野分社工作的大学时代的学弟，请他尽快把《信浓每日新闻》的精简版复印后传真给他。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早报至关重要。在前一天的傍晚，在轻井泽县的浅间山庄内展开的联合赤军与警卫队的枪战终于结束，不仅救出了作为人质的女山庄管理人，还逮捕了五名男性。

很快，学弟便传真来了新闻报道。二月二十九日的早报里，波澜万丈的事件报道之间，似乎故意隐藏什么似的。他注意到了一则关于一位年轻女子的犯罪报道。

那名女子的名字叫矢野布美子，当时才二十二岁。离奇的是，在当时导致多名死伤者出现的浅间山庄事件结束的同一天，轻井泽的另一栋别墅内，一名男子被她用猎枪射杀，在场的另一名男子负了重伤。关于杀人动机，当时还不太清楚。

如果浅间山庄事件没有发生，这篇报道一定会出现在社会版的头版头条。因为不论杀害方法、犯人的年龄，还是犯罪现场处在高级避暑地的轻井泽的一栋别墅，所有的特殊性，都明显表明这是新闻价值极高的事件。

三月一日的早报刊登了追踪报道，即便能对事件的概要更了解一些，但这篇报道也过于简短，读后仍对当时的详细情况一无所知。

岛饲对此事件很感兴趣。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至今，关于浅间山庄事件，他已在评论类杂志上发表过多次文章。在撰写以追溯原“全共斗”系活动家们的生活轨迹为题的纪实文学时，也对整个事件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然而，事到如今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发现，他不觉兴趣减半。相比之下，隐藏在此大事件下，在同一天同一地方发生的猎枪射杀事件，更能使岛饲产生浓厚的兴趣。

矢野布美子当时还是在东京一所私立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她所上的大学也是成为学生运动重要据点的M大学，当时的毕业生中也有几位是岛饲的好友。

那个无论谁都至少参加过一两次示威游行、反战集会中坐在车座上高歌的时代，因为这次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而彻底宣告结束。正是在一个时代画上休止符的同一天，同样是在轻井泽，这所因学生运动而名声大噪的学校的一名女学生，竟用猎枪杀害了一名男子，整个事件强烈地触动了岛饲的职业神经。

岛饲很快完成了给月刊的供稿，开始抽时间调查起矢野布美子的事件来。

矢野布美子射杀的男子名叫大久保胜也，当时二十五岁，是轻井泽的一家电器店店员。负重伤的是一位名叫片濑信太郎的三十五岁副教授。因为事关感情纠纷，犯罪现场内，片濑信太郎的妻子也同在。

片濑信太郎的妻子是元子爵二阶堂忠志的长女。布美子应该是与片濑信太郎陷入恋情，但不知为什么，被杀害的不是信太郎，更不是他的妻子，而是电器店的店员，这一点令人迷惑不已。也许是因为此事件涉及到子爵的女儿，所以被施加了压力，新闻报道及两三则周刊杂志的短篇报道之外，介绍事件原委的资料完全无处可寻。

透过熟人律师拿到布美子的审判记录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布美子一审被判服刑十四年。这之后，她并没有上诉，选择安静地服刑。十年后以模范囚犯提前出狱。紧接着，她住在房总半岛的海边观光旅馆，好像工作了两年便辞职了。这以后的情况便不得而知。

得知布美子在五反田站附近的咖喱店工作的消息是在去年夏天。提供消息的是岛饲的朋友，一位男性杂志记者。